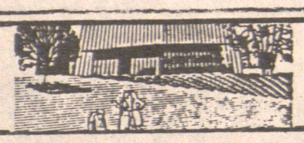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的夏季

（9）

·玄小佛·



醉酒

頭也沒回，沈宛手一搖，步入人潮，步入側口，步入指點，步入大驚小怪，步入一街的騷動，步入男女老少的社會觀念。

你們看好了，你們指責，你們驚訝鬼叫吧，你們讓進你們給自己畫的角度去呀！你們這羣有腦袋的昆蟲，你們曉不曉得，我快要從你們那一雙雙見了怪物一樣的眼睛中消失？你們曉不曉得我才剛滿二十？才不在乎，我祇能罵你們到夏季結束，等夏季一結束，再沒有女孩子用他媽的罵你們了，祇要等夏季結束，你們就不挨罵了，我會像一張被燒焚的紙，風輕輕一吹，我就跑得連一丁點塵灰也留不下來了。你們知道嗎？有腦袋的昆蟲。

沈宛好漂亮，不過，穿這種漂亮的露背裝的女人，都是坐在很有情調，很有點氣派的餐廳或酒柏，左手夾根烟，右手握着飲料，有一下沒一下的輕沾唇邊。

沈宛站在一個賣酸辣湯的攤位前，對着賣酸梅湯的老頭指了指。

「給我一杯酸梅湯。」

老頭假裝沒有餘看，但一邊倒酸梅湯，眼角瞟呀瞟，瞟的滿是驚奇，滿是視覺上的曖昧。

給老頭錢時，沈宛拉了拉過低的前胸，死命的狠瞪老頭一眼。

昆蟲，有腦袋的大昆蟲！

口不渴了，沈宛覺得餓起來了，是逛街逛得太久了嗎？實在的，上午十點從家裏出來就這麼逛呀逛的，連午飯都忘了吃。

吃什麼？去大吃一頓，去個有情調，很有點氣派的餐廳吧！去吃牛排，去吃兩客，撐不好吃它三客，甚至四客，撐死算了。

才要進一家西餐廳，沈宛突然改變了計劃，不吃什麼狗屎牛排了。

沈宛把踏進半條的腿拉出來，朝着另外一家極有名氣的中菜飯店。

這兒氣派十足，鮮紅的地氈，豪華的燈光，侍者畢恭在左右。沈宛自個兒挑了個足可坐十人的大桌，皮包往桌上一放，坐了下來，手肘橫擱在桌面，桌勢很大的樣子。

「小姐，請問等下還有幾位要來？」

「沒了。」

「祇有小姐一個人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——，小姐，對不起，妳一個人的話，麻煩妳坐靠窗那邊的小桌子，我來領妳去。」

沈宛兩手肘橫擱在桌面，皮包依然躺着，一點也沒有站起離去的表示。

「這兒不可坐？嗯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，小姐，是這樣，客人多，小姐祇有一個人，佔去了這麼大的位……。」

沈宛左腿架在右腿上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打着拍子。斜頭看了侍者一眼，幾乎是搶着從侍者手中拿過菜單，像沒有聽到侍者的話，食指由上而下，一路看着菜單上面密麻的菜名。

「給我一個清蒸鮭魚，一個炸明蝦，一個——，一個鹽焗鷄，一個葱油鷄，然後一個香酥鴨，一個十錦冷盤，一個炸里脊，一個——，嗯，一個蛋汁火腿，再來一個生煎甲魚，還要一個炒腰花，然後一個素炒豆苗，最後，給我一個鳳瓜湯。」

沈宛把菜單交給睜大眼的侍者，笑着暑暑抬頭。

「連湯在內，一共十二道菜，夠坐這張桌子嗎？」

侍者口吃的猛點頭，一時間講不出話，可憐為服務生，不曉得這位奇怪的小姐是存心要大吃一頓，還以為自己的服務態度得罪了客人，張口結舌，連連點頭，彎腰，倒着退開了。

當一道一道的菜加了上來，滿桌的盤碗招來的眼光，不比露背裝少。

沈宛視若無人，每一道菜夾一筷子，拳連湯在內的十二道都來完時，已經撐得氣差胃沒裂開了。

又走到大街了，全是閃爍的霓虹燈，沈宛拖着皮包，走着穿梭於喧嘩的人羣。

在喧嘩中，最易使一個孤獨的人墮於傷感。

看完本報請即定閱

（318）

家·春·秋

巴金

一四

深入到他底心裏，這眼光似乎看透他底心，而且把他底心攪亂了。他看了急。他極力使自己底心境平靜。但他意的微笑鼓舞了他，他便大膽問道：

「二小姐，你為什麼近來總是愁眉不展？是不是有什麼心事？可不可以告訴我？讓我看看我可不可以給你幫忙。」

這親切的、含着深的關心的話語是淑英不曾料到的。她起初還以為劍雲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與和她商量，來的話，她知道牠們是出自他底真心，不含有一點虛偽的感情。在絕望深深地壓住她，連一點不很堅強的信念也開始動搖，許多人都向她掉開了臉，她陷在黑暗的地窖中看不見一線光明的時候，聽見意外親切的話句，知道還有一個人這麼不自私地這麼謙遜地願意給她幫忙。她被感動到極點，不能夠再躲瞞什麼了。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她悲聲說了一句：「陳先生，你是曉得了的。」她固然感激他，但她並不帶着絲毫依靠他的意思。她想：他是一個和她一樣的沒有力量的人。他自己就沒方法和命運反抗。她和她底哥哥妹妹們平時提到他總要帶一種憐憫底情。

「那麼還是陳家底親事？」劍雲低聲問道。

淑英默默地點了點頭。

「那不是目前的事情，我想大哥和覺民總有辦法的，」劍雲極力抑住悲痛做出溫和的聲音說。

淑英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，過了片刻她才搖搖頭答道：「我看他們不會有辦法。他們固然很肯給我幫忙，但是爹底脾氣你也曉得的。為了去公園的事情他昨天發脾氣，到今天還不理我。到底還是該我去陪罪。陳先生，你想我以後的日子怎麼過！」那餘音帶了嗚咽在劍雲底耳邊來飄去，把他周圍的空氣也攪成悲哀的了。這空氣窒悶着他。他又是恐懼，又是悲痛，又是煩愁，又是驚惶，然而一個念頭凌駕了一切，佔據着她底頭腦，那一個念頭鎮壓着一切。那就是關於她底幸福的考慮。他常常把他底微小的生存比作一個漫漫的黑夜。她便是在那夜底天空裏照耀的明星。他知道樣的星並不是為他而發光的。但他也可以暗暗地接受一線光亮。他在時就靠着這光亮來尋覓前進的路。這光亮是他底鼓舞和慰藉。這是他底天空的第二顆星了。從前的一顆彷彿已經昇到他差不多不能看見的高度，而照耀在另一個世界裏。他能夠正眼逼視而且把他底憧憬寄託在那上面，能夠在那上面馳騁他底幻想的，就只有這一顆。她是多麼純潔、美麗。他偷偷地崇拜着。他甚至決心把他這個渺小的生存犧牲，只為了使這星光不致有一點黯淡。她佔着他底全部思想中的最高地位，她底慈容、她底輕輕的嘆息，都會像火燄一般地熬煎着他底心。他為她底幸福而犧牲，都會使他底心發痛